

蕭何曹參傳第九 班固 漢書三十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官為沛主吏掾服吏自為人解通無婚宦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地也二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可以居六府蘇說是也師古曰高祖為

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佐之師古曰

日佑助也言居家時為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護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人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辨明何素

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說皆同

事弟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周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因請而御史止故

得不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

丞專督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

眾事之師古曰先謂趣向之走音秦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域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請侯相與約先入

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

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

已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

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曰咎與尚書同類孟孔

子所刪可篇之外劉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

向所奏有之十一篇夫能誄於一言地之有漢若天

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人之下而信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

仲古通用字臣願六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

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

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即不其所請依以行事

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一還計乃轉乃以所為聞也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劄屬住何關中事師古曰劄讀與專同入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

猶然他皆類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

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

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

不決上以何功日取盛先封為都侯文穎曰音替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

舊本未詳者何良在前刺也鄭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十戶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

東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示之今俗

言故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為狗之蹤非也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

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蕭何舉宗數十人皆

隨我功不可忘也君幸臣後皆莫敢言刻侯畢已受

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創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標功臣多封何應劭曰視屈也師古曰立日反教反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亡衆跳身遊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蕭何常從

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師古曰無見糧蕭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蕭何常金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參寺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蕭何當第一

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第賜帶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

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二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

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弔師古曰召讀曰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師古曰其為亦故

守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

說何曰君滅族不父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

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

君尚復孽孽得民和師古曰孽字與教同致致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資以

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貫賒也其音士得反於是其計上乃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也遮天子行

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

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

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

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獸食師古曰橐亦稗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橐稅也橐音工

老反稗音工日干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師古曰前問請進而請也胡何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子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

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

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生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慙悔而不悅也

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

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謂何事惠帝何病上親
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一歲後誰可代君對曰
知臣莫若主帝曰曾參何如何顛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讀
曰僻僻隱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
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
垣墻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
賢母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
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
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
也今其他並屬襄陽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
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

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
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符中復下

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

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

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

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

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鄉長

壽為鄼侯蘇林曰壽音人足壽辨之舉鉅鹿
縣名也師古曰壽為此將之長傳子至曾孫

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

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諸者也師古曰涓絮也言其在主知契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擊胡陵方與師古曰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

守軍薛鄂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方與方與反為

魏擊之魏文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軍騎攻軫戚及元父師古曰元父音先登遷為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

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

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

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參為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攻陽武下軫

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子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

攻雒陽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應劭曰陽陷陳取宛

虜及齟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齟降封為侯而此傳言虜齟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

武關燒關取之師古曰燒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

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

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師古曰武都二縣也雍秦蘇林曰右扶風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預曰壤地名也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

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

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出擊等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

軍引兵圍章邨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

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

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

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洗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

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

大邑... 前... 卷... 九...

陳捕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
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霸還定竹

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蹠郡守司馬候御史

各一人如淳曰離音教張晏曰莫教楚鄉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

黃老言張晏曰世以帝老子之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三言之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正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屬官王家事吾且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

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子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留用又且

為亂奉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始

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功多而封賞具每在何

後故怨何也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

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師古曰舉比日也言

擢郡國吏長

大

孟康曰取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吏言爰刻深欲務殷名輒斥去之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師古曰

日夜飲酒

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師古曰醇酒不

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

師古曰度音大各

終莫得

開說

如淳曰開謂

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飲歌呼

師古曰呼音火

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

者也從音

故反其下同也

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

者也從音

故反其下同也

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

乃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師古曰張設坐席而

大歌

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復要之府中無事

參子密為中大夫

師古曰密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

為豈少朕與

師古曰言豈以我為

迺謂密出曰女歸試私

從容問乃父

師古曰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

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

告女也密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諫參

師古曰

自從其所猶言

參參怒而必口之二百曰趣入侍

師古曰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師古曰

密胡治乎

師古曰胡何也言其密

乃者我使諫君也

師古

者猶言 曩者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

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曰

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文頴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三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承也密嗣侯高后時至

御史大夫傳國至曹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

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

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事皆以漢興依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也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君子何

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

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句參擅

功名位冠君等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之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父開地名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王讀曰信悼惠

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

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韓

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均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

曰二說並非足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功士得力士為鐵椎重二百二十斤秦

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

但數手秦白皇帝

師古曰但謂密伺之

誤中副車

師古曰副車謂後乘也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

求賊急甚良乃更

名姓亡匿下邳

師古曰更改也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記水之上也又類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是也

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視制若素

直憤其履圯下

師古曰直猶政

也一曰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

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也

師古曰愕驚也

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師古曰行一曰里許而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放兒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里

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

故云一編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曰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

誦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殿將

服虔曰官名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

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

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

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

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

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

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燒音蕭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不費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諸僮豎故云賈豎願沛

公且留辭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

山上為疑兵師古曰言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入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

曰欲沛漢王和而隨漢兵龍交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

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貢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

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賈實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秦服厥素以為質師古曰縞白

縞素為資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吉利於病願沛公聽樊

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

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

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晉七垢反鯁小人也

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舉反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今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

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主王巴蜀賜良金百溢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襄中遣良歸韓王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王且行良歸

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

侯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正老反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

奈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服虔曰本不盡與項

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服虔曰鯁晉七垢反鯁小人也

漢中故請求之

師古曰還謂歸還韓王且行

齊反書曰遣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

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邳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五采之誰可與共

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下邳有其地良曰九江王布楚

將師古曰身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入連彭越師古曰與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持獨也專在之使將也因舉燕

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將兵常為書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

後宋今秦無德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

立六國後此比日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

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

五 正充 入 平 川 揚 命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昔直庶及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

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

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

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

也散鹿臺之財且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黃為軒

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櫪晉灼曰口在弘農閩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南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閩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奕

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

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重之而交離之以從漢也去故舊從陛

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

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

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誦是也陛下焉得而

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

捕幾音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

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

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推反戰不利

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夫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

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務

徃徃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

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

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

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毋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

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音促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師古曰殺山也電也善音酒胥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鄉良曰雒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概灌也言其

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

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

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

日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則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

敬說也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

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謂曰導閉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

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

之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必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

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

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南山四皓也四年老矣皆上媢媢士師古曰媢與媢

同媢古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

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

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

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乘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

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

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際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迺令太子

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

無所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

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

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

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

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

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

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

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

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

違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

詈罵臣等義我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前漢張氏傳十一 卷之五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卷之五十一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謂謂和四人為壽

曰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拍視

曰師古曰視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西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師古曰鵠音勿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

飛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弋射也其

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音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九反戚夫人歔歔流

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音許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

從持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

甚眾師古曰從音上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

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乘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犬自燒至昆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

帝山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食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

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

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師古曰陽一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

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二十畝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孟康曰西數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糠意紀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還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

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夫輒死今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

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音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廼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借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嫁女孫子陳平仲

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

奈何子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守卒與

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以載反予酒肉之資負以

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負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廼人事嫂如事廼母師古曰廼也平既取張氏女負用益饒

游道日廣里中社平人為宰師古曰王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各為魏

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昭度曰謝語其元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各為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涉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彭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

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曰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

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彭者平懼誅廼封其金與

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是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之欲殺平平心恐廼解衣贏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

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

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驩師古曰驩賜而義也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

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

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說平曰師古曰舊說

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

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

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

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魯曰

宗之子自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

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

曰遂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

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

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
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
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角道圍漢王於滎陽
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古師
借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媢而少禮士之廉節
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
耻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誠各去兩

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如大王資毋人

師古曰資謂天性也

侮古

不能得岸

師之士顧楚

有可亂者

師古曰彼項顧念也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

周殷之屬

師古曰昧音林且音

子問

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

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

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

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率即陽驚曰以為亞父

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

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韓

下策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

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雅瘡也音千余反平廼

夜出女子二千人策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

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

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

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寤廼厚遇齊使

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疑廷王韓信反高

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擊子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

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

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

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

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從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陸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但皆類此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

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禁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

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平必擊韓王信以代至平城為匈奴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可使單于闕氏解圍以

得聞師古曰闕氏音馬也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

過曲逆孟康曰中山瀋陰縣上其城望空屋甚大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

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合

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兄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

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工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

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為惡於上謂譏毀之也昔類此高帝怒曰

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異周平計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代噲將師

曰傳音張亦及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曰口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

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增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濕車詣長安而

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間高帝崩師古曰未至軍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去廷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棗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吳殊悲因奏

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且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大后廼以為即中

今日傳教帝如傳曰專相之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

即赦復為相也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

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

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

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三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身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雖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

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

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手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

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人

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歃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

此音所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平平曰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

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

陵為帝大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十年而薨陵之免呂

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師古曰食其音異其

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二治乘便上宮中也李奇曰不

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

事呂須常以平前則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為

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害呂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曰鄙語曰

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

不乖又各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文帝平本謀也審合賢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

曰舉猶昔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

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

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

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頌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洽背師古曰洽遷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

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類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

臣主君主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足也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如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甲也外填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

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

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

遠矣居頃之勅謝病請免相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

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

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

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

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

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

曰掌妻衛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子夫之姊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徒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薄薄為曲也常以

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強引弩官也

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茂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

胡陵下方與音師古曰方與及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肅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音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領

軍後以杆敵勦擊破章即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戍東緡以往至

栗師古曰取之攻劫齒悉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

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宛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曰勃志卒至者多也如

後音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

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師古曰為襄賁令賁音肥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緡氏絕河津擊趙音軍尸北師古曰音音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

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成武侯從入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

時取如淳曰於特宰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肉史保於咸陽最北救

漆師古曰漆擊章平姚師古曰西定沂師古曰沂亦扶還下

鄱潁陽師古曰鄱即岐州鄆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鄱潁陽師古曰鄆即岐州鄆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鄱潁陽師古曰鄆即岐州鄆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擊于益已軍破之如漢口章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峽關

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最音工還守敖倉音音韻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

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

日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

八十戶以將軍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以前至武泉孟東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

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石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

日沙石音亦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

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大尉

手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

將宗最取鴈門守國師古曰國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

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

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

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于下師古曰即幽州刺縣也音

計得緡大將挾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太

計得緡大將挾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見反破縮軍

上蘭後擊縮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

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言其攻戰克獲之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七百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

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

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甘曰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曰

向責諸生說士不以賞主之禮也師古曰卿讀曰卿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贊曰今直

非也趣讀曰促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誦也應劭曰令俗名世語為椎儲師古曰椎謂

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

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一年高后崩

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乘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諸

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烜山

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官人于殺其母

養之後官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

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

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
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壁左右執戟皆什
兵器師古曰什類也什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今張釋諭告
亦去師古曰荆燕天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
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
言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
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
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
山王及心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

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

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三有大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涉反又音

烏狎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

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

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

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

人有上書言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

智直辭師古曰直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大百十四

吏獄吏殛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以公

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

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子

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也音灼

為冒絮師古曰日月覆也老人所以曰絳侯縮皇帝國壽將兵於

北軍應劭曰言執討諸呂威發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文帝既見

勃獄辭廼謝曰吏方必駭而出之於是使持節赦勃

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

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二年薨死謚曰武侯子勝之嗣

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弟亞夫復

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君後

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貴重矣

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

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賢居三歲兄絳侯

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侯

侯師古曰縣在勃海也理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

勞軍霸朝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皆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

師古曰設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也馬者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

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聞壁門壁門士請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

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九

身撫式以禮敬人使人稱謝師古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

矣鄉者霸朝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

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

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

軍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

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

古

曰制音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占

匹妙反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書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

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

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

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轂鼃院陘之間且兵爭上

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云也走音奏出武

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得二日也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轂鼃間果得

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於滎陽師古曰滎會集也吳

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

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譙內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陘

如淳曰陘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
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謀為是
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大尉官五歲廼
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
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母朝常與太后言亞夫
之短竇買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及臣
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
行耳師古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廼其

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

一

言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

促

上曰請得與丞相訂之

亞夫曰高

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

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虛等五人降漢

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

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虛等為列侯亞夫因謝

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觥師古

曰觥大觥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筯者亞夫心不平顧謂曰席

音側吏反

取筮者應劭曰尚席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

曰設藏無著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

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著此由我意

於君有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

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

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是官名也張

具甲楯也師古取庸若之不與師古曰庸謂賃也庸知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

聞上下吏更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

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召詣廷尉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

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

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

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危子堅為平曲

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

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

大之意也蘇林曰悟音悟師古曰魁大貌反若婦人女子故也悟者言甘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也

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

異矣高祖數難困阨良常有方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

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

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也難也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

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

誅諸吕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

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韜可以

佐之師古曰韜愚也舊音下緝又令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

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

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泥上服虔曰泥音

願楚人謂橋曰泥應劭曰泥水之上也文穎曰沂

水上橋也願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泥水也又非沂

水服說是良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

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

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水合從土作履音下文
直讀其履汜下並依地字校定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
屠豕同故噲與屠以賣後與高

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

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
在外必求而迎之

噲以舍人從攻

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
方音房與音像

還軍曲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
監郡者也破之於曲且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師古曰
破郡守

於薛縣
之西

與司馬卬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卬之
司馬也且讀與夷同

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卬官大夫
大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

邯鄲濮陽攻城先登斬首

二十

級賜爵列大夫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

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膠齊於長

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鄆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

留圍縣師古曰生卻離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獲曰虜賜

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臺南劉氏曰臺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

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

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

人師古曰說斬候一人又更斬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能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

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龍祭

秦軍乃鄉南攻秦軍於雙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鄠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

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下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舞蔽之特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鞏鞏絕河津東攻

秦軍乃鄉南攻秦軍於雙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鄠以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

營壘之噲直撞入立帳下即白謂以盾撞項羽目之問守衛者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

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特項羽未為王故高

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

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摩噲去既出

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師古曰沛公所乘良謝項羽羽亦因家

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曰微樊噲奔入營謀讓

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沛公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遷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

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後攻雍蔡

城先登師古曰蔡讀與郃同縣名即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郿灌

柳地也在長安西

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

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至櫟陽賜食

邑社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秦

無也注清河有者秦城功臣表有者秦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秦擊破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

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

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

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

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曰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

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

柏人先歿豨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

殺傷也師古曰瑣說遷為左丞相破得秦母印尹潘

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其音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三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

破其丞相抵劔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厚禮反定燕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一百以下至三百五十二人噲以吕后弟

吕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

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反之也惡見人卧禁中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君主臣絳誦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遇排闥直入師古曰闥中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蒲拜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宦者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當察

吕氏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

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吕后執噲

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師古曰謂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師古曰謂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師古曰謂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

詔長安立則高帝已崩皇后釋會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

爵邑孝惠六年會豐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

畏之高后朋友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會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

薨諡曰恭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恭侯

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

生佗廣佗廣實非恭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會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陸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十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屠酈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酈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關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

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蓋田

而來商特別從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裒邑

涇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裒邑今在涇州涇陽北地縣氏音支裒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子孟康曰地名也先登

王孫祖列

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卻敵遷為丞相賜爵列

侯與割行出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終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為相而居守者將

軍以下至六百石子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

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豨布

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取豨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

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

丞相守相大將軍各入小將軍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李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

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卬字況與吕祿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吕吕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吕祿吕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

諸吕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鄧涅賈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

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

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

上迺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

玄

玄

玄

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
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殷司御母送使客還過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

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言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復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

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會召時嬰

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士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

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液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田軍雍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賜爵

執帛從擊手章邯軍東阿漢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手趙賁軍開

封揚能軍曲遇嬰女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

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宜之印又擊秦軍雒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

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

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朝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曾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踰兩

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是是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漢應劭曰古者立乘嬰兒小兒隨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也蘇林曰南又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以面背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全面背已而抱持之以地故云面雍樹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曾元於豐漢王既至灃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

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魯反擊項籍邑追至陰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

曰茲氏縣名也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手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

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

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不用高帝

出欲馳嬰文固徐行弩以目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

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文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良

從擊手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手陳

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千九百

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音高祖崩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曾元於
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
云北闕甲第
當道且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去之來嬰以太僕與東平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即與大臣共立文帝
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師古曰頗
音普河反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孫頗尚王王隨外家姓號
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

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
攻戰速

疾也師古曰疾急
遠也力通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

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音邯廢立未扶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降塞王還圍音邯廢立未扶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

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

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故秦將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

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

傅音一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今李必

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

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古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

柱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枳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

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柏嬰百馬下破之所

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

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

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

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

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

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捕師古曰捕守也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特

置師古曰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

慮徐師古曰慮及取慮及除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戶度淮濞降其城邑至廣

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濞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也項羽使項聲

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

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鄆蕭相師古曰凡六縣

也師古曰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願鄉從擊

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邵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

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

煩以此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

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

不師古曰沙口在百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卒也特獨也降曲逆虜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各獨為將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

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十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首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

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吕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

除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

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

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

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於食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鄘之間益食邑

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也擊破齊廢下軍擊田解

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博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功臣列傳第五十五 齊王世家

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

豨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

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並言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

也兵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倉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

于入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十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三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主車也

一人張晏曰騎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

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敗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

邢說軍苗南破之師古曰苗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休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卒又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

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

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

亦四百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及耳音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

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

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在國大司

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八十二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益死諡曰肅侯子高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

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食色三千三百尸上欲自擊子陳豨

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

年更封縲為鄴城侯服皮曰音官蒯之蒯蘇林曰音薄催反

崩從邑言蒯非也呂忱音陪而其聲漢春秋作孝文五年薨諡曰

貞侯子昌嗣有罪國以不景帝復封縲子應為鄂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薨諡曰康侯之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焚貝曰仲居稱犁牛之子驛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駐赤色也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

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鈕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曰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取繒之時師古曰鼓謂擊也豈自知

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慶塗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言見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誼

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諠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傅靳周儼第十一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

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實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蒼白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

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

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鑿也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上乃言沛公赦勿

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

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

東漢書卷之四十二

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
相其子教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及蒼以代相從攻
荼有功封為比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曰以能計故号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号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計四歲

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悉得曰以自所主因以為官号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夕也師古曰法計相之名更主計是時蕭何

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蒼子長為淮南王而

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高秦時皆為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知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意或異反苛

為客張宴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

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令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

項羽怒耳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昌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音反將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妾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曰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

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

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

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比皆

曰箱言似箱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也幾音鍾依

及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五年十歲高祖真愛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爾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

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曰笑曰堯年

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

心不樂悲歌君幸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

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

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

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

疆相及吕后太子君幸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

然吾念之欲如是而君幸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東漢書卷之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三十一

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言盡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昌泣曰臣

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

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然吾

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

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

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

少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今

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

音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

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黜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

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

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

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

任教為御史大夫任教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

史吏數宮后遇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

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教遷為上黨守陳豨反

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

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教免平

陽侯曹窋代教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

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

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師改也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贊曰謂以比故取類若百工天

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

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論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然也就成

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畫無所不觀

卷之四十五 律曆 五

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遠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

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博謂傳次也音直志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

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

土勝之謂約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

中候張晏曰所選率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率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女效利上以

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

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君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

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

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大篇三陰陽

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壁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壁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為

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

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
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乃以御史大

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甚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

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我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一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
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

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自如如其故

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言向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海曰嘉詰其史曰今使行斬之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

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
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曰龜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

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之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景帝本紀 第五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景帝本紀 第五十五

山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垣音畏懼之儒師古曰垣音如椽反解在食代負志嘉聞錯穿宗廟垣

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且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尚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

踵踵音也踵音初角反為丞相備負而已無

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爰好律歷為漢呂相師古曰爰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

專遵川泰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

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教以舊德用張晏

曰謂傷辱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始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卷四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 為里監

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 皆謂之

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

人 師古曰徇亦略 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 應劭曰握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

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

適會作沛公騎士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媵易人有六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

反與人言常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弟言

之師古曰師古曰弟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干容反沛公至

高陽傅舍師古曰傅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輒相傳也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狀令兩女子

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曰

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璋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討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也衡橫沛公言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間韓信破趙
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劫成皐以東屯鞏雒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迺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皐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

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欲自奪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師音丘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

曰不手耕曲木也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皐之

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高平關也臣竊曰飛狐在代郡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此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

岱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破也巨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

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

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臣鑽曰項羽各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剗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教度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社太行之院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士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

酒師古曰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

馮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起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迺與韓信通謀

身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

音介疥數將兵士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

武陽卒子遂嗣二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辯時身

謂其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

懸結箕踞見賈服虔曰懸音推令兵士推頭懸也師古曰結讀

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備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

性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

上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全疆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

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

冢莫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師古曰厥然然起之貌也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

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

皆繼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流音丘宜反音區譬若漢一郡王

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燕反迺大說賈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

中大夫賈時時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

在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

法不變卒滅趙氏邦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

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

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師古曰其書人見存

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其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

作勳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上未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

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擊汝也師古曰解謂新殺之內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性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王溷音下困反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

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

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覓賈至賈

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

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謂者與之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而

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西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此二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

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

遂反如厚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

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師古曰欲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其服具師古曰其音士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安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西奉

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不被之具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

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曰言之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

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

閉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閉籍孺誤刺籍孺字後人所妄加

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

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具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閉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如薄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平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黨諸呂故

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

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

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廼召晉李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馬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龍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馬前一前一挽之一見齊人虞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輅也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魯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言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石稷堯封之郤師古曰郤是名也即今武功故

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繁善十餘世師古曰繁公劉避桀居邰

大王以狄伐故去函杖馬筆去居岐師古曰筆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筆

者以示無所推持也筆音止慈系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

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界也也內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宜其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

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藉戰

柴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

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矣。師古曰：侔，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

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

折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今陛

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折其

背也。高帝問蒯徹，蒯徹曰：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

年，秦二世則立，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

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也。婁敬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

畜，使者下輦來，皆言匈奴易擊。上復劉敬復往使

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殄見所長。師古曰：殄，見示也。今

臣往徒見羸畜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或說齒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

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同注兵已業行

上怒罵劭曰齊虜以古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

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液反械擊劭虜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蜀鴈門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劭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劭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以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

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

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其漢重幣陸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

善反適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

子垣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父亢禮哉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

其音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廢人之家取

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

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復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

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心又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口師古曰今高陵揅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贊

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奴作色師古

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奴作色師古

曰不許其言陳勝為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天天下為一

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錄銷也視讀曰示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史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師

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

足憂二世言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

二世令人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籠師古曰籠衣上下皆

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

何言之謏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鍾依反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声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

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骨之

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人被也冒也諸

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師古曰搃按取音騫諸生

且待我我不志矣漢王拜通為博士張晏

曰后稷佐唐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

欲今復如之通就其儀號師古曰成就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君臣

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

上益屢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

各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

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

孝謂素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最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

中也如淳曰謂必茅剪樹地為算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最与絕同並音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

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

肄師古曰肄亦習也奇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儀師右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

叙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

師古曰未平明之前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古儀同音式餌反

傳曰趨

師古曰陳聲教入者皆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

師古曰俠古按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曰鄉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庖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

傳警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

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

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大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主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嘗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

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

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所孝天下皆

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若食啖如淳曰食无菜茹為啖師古

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

大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

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

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晨昏莫

習從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

樂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踞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

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間師

曰請空際之時不效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日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

在宮中之寢二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

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

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

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

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棄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言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方乃詔有司

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夏方

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合桃生蒸而獻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曰此菓

替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是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填子信哉劉敬

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

之儀師古曰抱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抱鼓者言新罷戰陣之遇

其特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不

受真責賈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輜陳平周勃附會

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憂乎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